

十七

42  
35  
42

偽楚之亂

盧循之亂

譙縱之亂

呂光據姑臧

乞伏據金城

禿髮據廣武

蒙遜據張掖

鍾紀正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七

偽楚之亂

晉武帝太元十四年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

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

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

媼姆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

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繼兒欲

撞壞之邪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營上疏曰今臺府局吏

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無鄉邑品第皆得

為郡守縣令或帶職在內及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

賂輒臨官領衆政教不均暴濫無罪禁令不明劫盜公行





昔年下書敕羣下盡規而眾議無集無所採用臣聞佛者  
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徃徃依傍灑服不遠不近不遠不近五誠麗灑尚不能  
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  
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道子執傾內外遠近  
奏帝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  
道子扇動朝眾諷八座啓道子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  
鉞加殊禮護軍將軍南平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  
也今注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乃  
稱疾不署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  
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王國寶甯之  
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陳郡袁悅之有寵於道子

記到古者用民力或不過三  
夫者身食壯者之食

國寶使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於太子母陳淑媛云國寶  
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發怒託以他事斬悅之國寶大懼  
與道子共譖范甯出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言今邊烽  
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  
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  
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

十五年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  
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  
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  
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  
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



為亂階矣帝不從恭蘊之子仲堪融之孫也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為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充青二州刺史鎮京口 九月以侍中王國寶為中書令俄兼中領軍十六年秋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為左僕射珣相溫之故吏也

十七年冬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為都督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鎮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資望猶淺議者不以為允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玄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眾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

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復之勳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誰之由邪既寢不報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荆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稍礙仲堪仲堪中兵參軍彭城劉邁謂玄曰馬稍之餘精理不足玄不悅仲堪為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任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下都避之玄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藩內弟同郡羅企生



為仲堪功曹潘退為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去就後悔無及矣 庚寅立皇子德文為琅琊

王徙琅琊王道子為會稽王

二十年春三月皇太子出就東宮以丹陽尹王雅領少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禾本出倡優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皆以詔賂得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為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然管作彌甚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吳興聞人與上疏言之帝益惡道子而逼於

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郝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琅琊內史緒以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鄉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中書侍郎徐邈從容言於帝曰漢文皇帝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為深慎會稽王雖有醜嫌之累宜加弘貸消散羣議外為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故

二十一年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後宮皆畏之秋九月庚申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貴人徧飲



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絨之重賂左右云因覽  
 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  
 夜叩禁門欲入為遺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宴駕皇太  
 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即皇  
 帝位大赦癸亥有司奏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太傅楊州牧  
 假黃鉞詔內外眾事動靜咨之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  
 至於寒暑饑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母弟琅琊  
 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為之節適始得其宜初王國寶  
 黨附會稽王道子驕縱不法屢為御史中丞褚粲所糾國  
 寶起齋俸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帝  
 而疎道子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

僉擲之舊好盡矣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  
 諂道子更惑之倚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竝為時  
 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  
 歎曰棟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緒說國寶因恭入朝勸相  
 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  
 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  
 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  
 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珣謂恭  
 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之罪逾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  
 失朝野之望况擁疆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  
 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眾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  
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于隆平陵  
王恭還鎮將行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  
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剏帝加元服改元以左僕射  
王珣為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為左僕射領選仍加後  
將軍丹楊尹會稽王道子悉以東宮兵配國寶使令之  
夏四月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  
賄窮奢不知紀極忘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中  
外恟恟不安恭等合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  
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以

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執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  
諸人素已為對唯忠相整之不速耳今既執大權與王緒  
相表裏其所迴易無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敢害  
之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皆以君為雖有思致非  
方伯才彼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覲為荊州君何以  
處之仲堪曰憂之矣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深至君  
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東齊與玄雖  
不肖願師荆楚豪桀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也仲堪心然  
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覲南郡相  
陳留江績謀之覲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  
之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仲堪固邀之覲怒曰吾進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不敢同退不敢異績亦極言其不可觀恐績及禍於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邪江仲元字子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史中丞覲遂稱疾發辭位仲堪往省之謂覲曰兄病殊為可憂覲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身自愛勿以我為念郝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王恭使至仲堪許之恭大喜甲戌恭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初孝武帝倚任王珣及帝暴崩不及受顧命珣一旦失執循然而已下刃王恭表至內外戒嚴道子問珣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珣曰朝政得失珣勿之預王殷作難何由可知王國寶惶懼不知所為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歸

王緒說國寶矯相王之命召王珣車亂殺之以除時望因挾君相發兵以討二藩國寶許之珣亂至國寶不敢害更問計於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執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王孝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於胤胤曰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請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遣驃騎諮議參軍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尚之恬之子也甲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請恭深謝愆失恭乃罷兵還京口國寶兄侍中愷驃騎司馬愉竝請解職道子以愷



愉與國寶異母又素不協皆釋不問戊子大赦殷仲堪雖許王恭猶豫不敢下問國寶等死乃始抗表舉兵遣楊佺期屯巴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會稽世子元顯年十六有雋才為侍中說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司徒左長史王廞導之孫也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王國寶也版廞行吳國內使起兵於東方廞使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召募兵眾赴者萬計未幾國寶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反喪服廞以起兵之際誅異已者頗多勢不得止遂大怒不承恭命使其子泰將兵伐恭戕於會稽王道子稱恭罪惡道子以其賤送恭五月恭遣司馬

劉牢之帥五千人擊泰斬之又與廞戰於曲阿眾潰廞單騎走不知所在收虞嘯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免為庶人

虞嘯父討劉牢之

二年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誰生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疆盛宰相權輕宜密樹腹心於外以自藩衛道子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用為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秋七月桓玄求為廣州

會稽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荊州因其所欲以玄為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北



晉以京口為北府 歷陽為西府 豫州為南府 揚州為東府 歷陽在江西 故曰北府 京口在江北 故曰南府

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過於國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鎮懲艾前事為禍不測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將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以斜絹為書內箭鋒中合絹漆之因使楷以送恭恭發書絹又角戾不復能辨仲堪手書疑楷詐為之且謂仲堪去年已違期不赴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嘗國秉政身鄉為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厥書甘深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愜亦非大失割庾杲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也且陽

之申豈可數與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道子使人說楷曰昔我與卿恩如骨肉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可謂親矣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耻乎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為反覆之人安肯深相親信首身且不可保况富貴乎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尋勒兵而至恭不敢發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殺國寶及緒自爾已來誰敢復為相為盡力者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返朝廷憂懼內外戒嚴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難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



徐期者祖世居海陵自漢至唐  
世有為德祖林少才宜復以文少  
本後明後降世有以謝家為晚亮及徐  
期皆以武力為官不任文為將故也

不知所為悉以事委元顯自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  
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附會之者謂元顯神武有  
明帝之風殷仲堪聞恭舉兵自以去歲後期乃勒兵趣發  
仲堪素不習為將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使佺  
期帥舟師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帥兵二萬相繼而  
下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  
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猶恚恨而時  
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佺期及兄廣弟思平從弟孜敬  
皆麤獷每排抑之佺期常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  
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玄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  
遽奔臨川玄遣備將軍追獲之 秋九月辛卯加會稽

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珣右  
將軍謝琰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 己亥譙  
王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玄會稽王道子以  
尚之為豫州刺史弟恢之為驃騎司馬丹楊尹允之為吳  
國內史休之為襄城太守各擁兵馬以為己援乙巳桓玄  
大破官軍於白石玄與楊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走恢之  
所領水軍皆沒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王珣  
守北郊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  
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但以部曲將  
遇之牢之負其才深懷耻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守高素  
說牢之使叛恭許事成即以恭位號授之又以道子書遣



牢之爲陳禍福牢之謂其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  
今爲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兵向京師吾不能審恭之  
志事捷之日必能爲天子相與王之下乎吾欲奉國威靈以  
順討逆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  
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  
事言不爲時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澹之  
知其謀以告恭恭以澹之素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  
牢之於衆中拜之爲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使帥帳下督  
顏延爲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敬宣及其壻東莞  
太守高雅之還襲恭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縱騎橫擊之恭  
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素不習

馬髀中生瘡曲阿人殷確恭故吏也以船載恭將奔栢玄  
至長塘湖爲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猶理  
須鬢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至此原其  
本心豈不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并其  
子弟黨與皆死以劉牢之爲都督充青冀幽并徐揚州晉  
陵諸軍事以代恭俄而楊佺期相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  
湖元顯自竹里馳還京師遣丹楊君王愷等發京邑士民  
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玄等上表理王恭求誅劉牢  
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玄見之失  
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  
郊畿內外憂逼左衛將軍相修沖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



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殷相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為江州刺史召郗恢為尚書以佺期代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脩為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救仲堪回軍 冬十月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相玄楊佺期進軍玄等喜於朝命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佺期部將劉系帥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

失職倚玄等為援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執不得合乃以子弟交質壬午盟于尋陽俱不受朝命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朝廷深憚之內外騷然乃復罷相修以荊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御史中丞江績劾奏相修專為身計疑誤朝廷詔免修官初相玄在荊州所為豪縱仲堪親黨皆勸仲堪殺之仲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聲地推玄為盟主玄愈自矜倨楊佺期為人驕悍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恨密說仲堪以玄終為患請於壇所襲之仲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殺玄不可復制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鎮玄亦知佺期之謀陰有取佺期之志乃屯



於夏口引始安太守濟陰卞範之為長史以為謀主是時  
詔書獨不赦庾楷玄以楷為武昌太守

三年夏四月以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元顯以廬江太守  
張灋順為謀主 冬十二月殷仲堪恐庾玄跋扈乃與

楊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抑止之玄恐終

為殷楊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

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兄

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楊廣欲拒相偉仲堪不聽出廣

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楊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齋

劫之以為諮議參軍佺期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

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內疑其心苦止之猶慮弗能

禁遣從弟適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又不

測仲堪本意乃解兵仲堪多疑少決諮議參軍羅企生謂

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

去必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倉廩以賑

饑民庾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亦聲言救洛與

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其罪之今當入沔討

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收楊廣殺之如其不

爾便當帥兵入江時巴陵有積穀玄先遣兵襲取之梁州

刺史郭銓當之官路經夏口玄詐稱朝廷遣銓為已前鋒

乃授以江夏之眾使督諸軍竝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

遑遽不知所為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

此後漢陽以屬魏國內故玄以書出  
除罪任期



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  
慮我兄必無憂也仲堪遣殷邁帥水軍七千至西江口玄  
使郭銓符宏擊之邁等敗走玄頓巴陵食其穀仲堪遣楊  
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爲玄所敗江陵震駭城中乏食  
以胡麻廩軍士玄乘勝至零口即零陵入江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急召  
楊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  
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逸走乃給之曰比  
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帥步騎八千精甲耀日至江  
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  
與其兄廣共擊玄玄思其銳退軍馬頭明日佺期引兵急  
擊郭銓幾獲之會玄召至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

奔鄴城玄遣將軍馮該追佺期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建  
康佺期弟思平從弟思平保攸敬逃入蠻中仲堪聞佺期死  
將數百人將奔長安至冠軍城該追獲之還至祚溪逼令  
自殺并殺殷道護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  
嗇於周急好爲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爲珍脉分藥用計倚  
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  
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  
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  
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  
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  
堪於路待之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玄至荊州人士



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必至矣。」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為弟，所制不得隨之，共殄醜逆，復何面目就栢求生乎？」玄聞之，怒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荆州吏，荆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四年春三月，栢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二州，詔以玄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中護軍栢修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求江州，於是進玄督八州及揚豫八部諸軍事，復領江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為雍州刺

史朝廷不能遣，又以從子振為淮南太守。

五年冬十二月，栢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鎮襄陽，遣其將皇甫敷、馮該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民，立綏安郡，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一，數使人上巳符瑞，欲以惑眾，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欲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

江東人士名位顯於時者，多謂之佳勝。



禍不言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張法  
順謂元顯曰栢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  
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公私困  
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瀆順  
曰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佗圖若乘此際  
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  
爲然會武昌太守庾楷以玄與朝廷構怨恐事不成禍及  
於已密使人自結於元顯云玄大失人情衆不爲用若朝  
廷遣軍已當爲內應元顯大喜遣張瀆順至京口謀於劉  
牢之牢之以爲難瀆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  
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

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栢玄以尚書令元顯  
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  
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爲  
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傅元顯欲  
盡誅諸栢中護軍栢脩驃騎長史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  
元顯固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  
張瀆順言於元顯曰栢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宜斬之以  
杜姦謀且事之濟不擊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  
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二心若不受命當  
逆爲其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



人情不安再元顯言再三不可又以相氏世為荆土所附相冲特有遺惠而謙冲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相玄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稗橡給士卒玄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變及大軍將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玄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執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相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于西池元顯下船而不

發相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庾楷謀泄玄囚之丁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使罷兵玄前鋒殺之柔之宗之子也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焚豫州舟艦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陣於浦上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降于玄軍尚之眾潰逃于涂中玄捕獲之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顯恐相玄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已功名愈盛不為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為前鋒牢



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牢之軍  
深州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  
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  
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為之盡力功成  
之日猶不免誅夷况為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  
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  
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祛猶不害為輔佐况玄與君無  
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  
與玄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  
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  
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

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  
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  
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元顯將字玄孫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  
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  
以安悅其意敬宣不知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板敬  
宣為諮議參軍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  
學幸未陳于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元顯引  
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  
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法順一騎隨之元顯問計於道子  
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  
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曰為王誕張法順所誤耳壬申



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渚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楊州牧領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黃鉞玄以栢儻為荊州刺史栢謙為尚書左僕射栢脩為徐兗二州刺史栢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陽尹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請玄玄親禮之及玄輔政以謐為中書令謐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殷仲文覬之弟也玄姊為仲文妻仲文聞玄克京師棄郡投玄玄以為諮議參軍劉邁往見玄玄曰汝不畏死而取來邪邁曰射鉤斬袪并邁為三玄悅以為參軍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譙王尚之庾楷張鴻順毛泰等於建康栢相

又服謂及初服也離發曰返將領者知服言衣我服而服學服

脩為王誕固請得流嶺南玄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志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栢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栢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



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爲事已泄爲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卽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殯歛牢之以其喪歸丹徒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 相玄讓丞相荆江徐三州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楊州牧領豫州刺史總百揆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陽求救於秦 夏四月大尉玄出屯姑孰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相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雋賢景師欣然冀得少安旣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饑寒由是帝心失望三吳大饑

人海物志

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紵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 秋八月太尉玄諷朝廷以玄

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殷楊功封桂陽公并本封南郡如

故玄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 冬十月太

尉玄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謙之從兄朗之劉

襲并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

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

克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

魏至陳留南分爲二輩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長慶

恭奔秦 冬十二月太尉玄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文

孝王道示至安成林承玄旨醜道子殺之 袁虔之等至



長安秦王興問曰栢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虔之曰玄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執必將篡逆正可爲它人驅除耳興善之以虔之爲廣州刺史

二年二月乙卯以太尉玄爲大將軍 丁巳玄殺冀州刺史孫無終 玄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旣而諷朝廷下詔不許乃云奉詔故止玄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玄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秋八月荊州刺史栢備卒大將軍玄以栢

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曰謙脩兄弟專據內外權執太重玄乃以南郡郡栢石康爲荊州刺史石康裕之子

也 九月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下範之勸大將軍玄

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用命以栢謙爲侍中開府錄尚書

事王謐爲中書監領司徒栢胤爲中書令加栢脩撫軍大

將軍胤冲之孫也丙子册命玄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

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栢謙私問彭城内史劉

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感謂宜有揖讓卿以爲何

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

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卽可耳新野人庾亮

殷仲堪之黨也聞栢備死石康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

馬該於襄陽走之亮有衆七千設壇祭七廟云欲討栢玄

江陵震動石康至州發兵攻襄陽亮敗尋秦 冬十月



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為已受命之符又以

楚王玄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  
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為已受命之符又以  
前世皆有隱士耻於已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  
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為著作郎使希  
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  
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  
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士有濃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  
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 十一月詔楚王玄  
行天子禮樂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丁丑下範之為禪詔  
使臨川王寶通帝書之寶怖之曾孫也庚辰帝臨軒遣兼  
太保領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壬午帝出居永安宮

癸未遷太廟神主于琅邪國穆章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  
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庚寅朔玄築壇  
於九井山北壬辰即皇帝位用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玄  
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  
元永始以南康之平固縣封帝為平固王降何后為零陵  
縣君琅邪王德文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縣侯追  
尊父溫為宣武皇帝廟號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后封子  
昇為豫章王以會稽內史王愉為尚書僕射愉子相國左  
長史綏為中書令綏相氏之甥也戊戌玄入建康宮登御  
坐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  
載玄大悅梁主珍之國臣孔僕奉珍之壽壽陽珍之晞之



曹孫也 辛亥相玄遷帝於尋陽 癸丑納相溫神主于  
太廟相玄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干輿  
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行化乘輿

三年春正月相玄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劉氏喬之曾孫也  
玄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散騎常侍徐  
廣白敬其父則子悅請依故事立七廟玄曰禮天祖東向  
左昭右穆晉立七廟宣帝不得正東向之位何足濫也秘  
書監卞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  
之不長矣廣邈之弟也玄自即位心常不自安二月己丑  
朔夜濤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謹譚震天玄聞之懼曰奴  
輩作矣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或片

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尚書合詔誤書春蒐為春蒐

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著皆被降黜或手注直官或

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出遷居東宮更繕宮

室土木竝興督追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衆玄遣使加益

州刺史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其命璩

寶之孫也玄以相希為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

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

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帥眾進屯白帝玄以

相弘為青州刺史鎮廣陵刁逵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弘脩

之弟逵彝之子也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為符氏起兵



攻燕主垂不克來奔朝廷以元祐為弘農太守仲德見相  
玄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  
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為青州主簿相弘使昶至建康玄見  
而悅之謂劉邁曰素士中得一尚書郎卿與共州里寧相  
識否邁素與昶不善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唯聞  
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玄笑而止昶聞而恨之既還京口  
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必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  
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規  
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良河內太守隴西  
辛彥興振威將軍東莞童厚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相  
弘中兵參軍裕使毅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弘據廣陵

長民為刁逵參軍使長民殺逵據歷陽元德彥與厚之在  
建康使之聚眾攻玄為內應刻期齊發孟昶妻周氏富於  
財昶謂之曰劉邁毀我於相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  
賊卿幸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  
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  
奉卷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  
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  
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昶弟顓妻周  
氏之從妹也周氏給之曰昨夜其夢殊不祥門內絳色物宜  
悉取以為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縫以為軍士袍何無忌  
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燈密窺之泣曰



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眾隨之齊入即斬桓脩以徇脩司馬刁弘帥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我等茲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為弘等信之收眾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譟諫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曰且視不言者久之既而返室

環布裳為袷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弘方噉粥即斬之因收眾濟江裕使毅誅刁弘先是裕遣同謀周安穆入建康報劉邁邁雖酬許意甚惶懼安穆慮事泄乃馳歸玄以邁為竟陵太守邁欲亟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大驚封邁為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悉誅元德扈興厚之等眾推劉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



孟昶為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為司馬彭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邵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眾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陽鎮非參軍王元德等竝帥部曲保據石頭場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玄移還上宮名侍官皆入止省中加揚州刺史新安王栢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栢脩為徐兗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案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頓

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用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

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

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檐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

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初袁真殺朱憲憲弟

綽迹犇栢溫溫克壽陽綽輒發真棺戮其尸溫怒將殺之

栢冲請而免之綽事冲如父冲薨綽嘔血而卒劉裕克京

口以綽子齡石為建武參軍三月戊午朔裕軍與吳甫之

遇於江乘將戰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栢氏厚恩不欲

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之玄驍將也其兵

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眾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

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寧遠將軍檀憑之敗死裕

栢溫奏劉丹陽江乘至南津郡江乘縣屬焉



進戰彌厲數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數曰汝欲作何死  
拔戟將刺之裕瞋目叱之數辟易裕黨俄至射數中額而  
踏裕援刀直進數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為託裕斬之厚撫  
其孤裕以檀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之從子也  
玄聞二將死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算及為厭勝問羣臣曰  
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  
民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  
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  
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使相謙及遊擊將軍  
何澹之屯東陵侍中後將軍亦範之屯覆舟山西眾合二  
萬已未裕軍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

晉山嶺設左右衛驍騎游擊為守  
建康亦有覆舟其下有東陵東陵  
在覆舟山東北

桓公世居於此其地宜其義也  
後古東下古改其名為羽林

山張旗幟為疑兵數道竝前布滿山谷玄偵候者還云裕  
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恐遣武衛將軍庾質之帥精卒  
副援諸軍謙等士卒多壯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鬪志裕與  
劉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陳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  
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  
燦天鼓噪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玄時雖遣軍拒  
裕而走意已決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  
等敗帥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  
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執馬鞚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  
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驅令一戰一旦捨此  
欲安之乎玄不對但舉策指天因鞭馬而走西趨石頭與



仲文等浮江南走經且不食左右進粗飯玄咽不能下昇  
 抱其脅而撫之玄悲不自勝裕入建康王仲德抱元德于  
 方回出候裕裕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對哭追贈元德給  
 事中以仲德為中兵參軍裕止相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  
 庚申裕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相溫神主於宣陽門外  
 造留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  
 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  
 閉府庫有金飾樂器裕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色曰皇  
 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實  
 無情於樂裕笑曰聊以戲卿耳熹讀之弟也壬戌玄司徒  
 王謐與眾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領司徒

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  
 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  
 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裕始至  
 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  
 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  
 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  
 違舛相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眾莫之從穆之斟酌時  
 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  
 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  
 刁達執長民檻車送相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  
 長民還趣歷陽達棄城走為其下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



少長皆死唯赦其季弟給事中聘達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陽秦王興以為太子中庶子裕以魏詠之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諸葛長民為宣城內史初裕名微位薄輕伎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達樗蒲不時輸直達縛之馬柳謐見之責達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達而德謐蕭方等曰夫蛟龍潜伏魚蝦襲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王謐為公刁達亡族驕恩報怨何其狹哉 丁卯劉裕遷鎮東府 栢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未玄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玄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

與郭昶之守湓口 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以武陵王遵

承制總百官行事因大赦惟栢玄一族不宥 劉敬宣高雅之謀殺南燕主備德推司馬休之為主雅之邀劉軌同謀軌不從謀頗泄敬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軌殺之追及雅之又殺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栢玄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太守 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宮

內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書教稱今書以司馬休之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庚寅栢玄挾帝至江陵栢石康納之玄更署置百官以下範之為尚書僕射自以奔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罰眾益離怨殷仲文諫玄怒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



羣小紛紛妄興異議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荆江諸郡聞玄播越有上表犇問起居者玄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初王謐為玄佐命元臣玄之受禪謐手解帝璽綬及玄敗衆謂謐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內不自安逃犇曲阿裕賤白武陵王迎還復位 栢玄兄子歆引氏帥楊秋寇歷陽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兵擊破之斬楊秋於練固玄使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栢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澹之等共宗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庚戌澹之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

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為然乘勝進攻澹之等大破之無忌等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祀還京師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為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時江陵路已絕乃還豫章劉裕素聞藩為人忠直引參領諸軍事 栢玄收集荊州兵曾未三旬有衆二萬樓船器械甚盛甲寅玄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以符宏領梁州刺史為前鋒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說劉裕等曰若能旋軍散甲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七十一  
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劉裕以諸葛長民都督  
淮北諸軍事鎮山陽以劉敬宣為江州刺史 劉毅何無  
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孟懷玉師眾自尋陽西上五月  
癸酉與桓玄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  
萬眾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眾我寡彊弱異執  
今若畏懦不進必為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  
雄豪內實惟怯加之已經犇敗眾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  
者克不在眾也因麾眾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於舫側  
以備敗走由是眾莫有鬪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  
眾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銍請毅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  
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

肅懷敬之弟也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  
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卒因叛玄  
奉二后犇夏口遂還建康己卯玄與帝入江陵馮該勸使  
更下戰玄不從欲犇漢中就桓希而人情爭沮號令不行  
庚辰夜中處分欲發城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  
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闇中斫玄不中其徒更相殺  
害前後交橫玄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下範之在側辛巳  
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  
為侍衛玄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脩之璩之弟子也誘玄  
入蜀玄從之寧州刺史毛璠璩之弟也卒於官璩使其兒  
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江陵壬午遇玄



於枚回洲祐之恬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儂期萬蓋  
等以身蔽玄皆死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前欲擊玄玄  
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  
賊耳遂斬之又斬栢石康栢濬庾頤之執栢昇送江陵斬  
於市乘輿反正於江陵以毛修之為驍騎將軍甲申大赦  
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于太廟劉毅等  
傳送玄首梟于大桁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  
躡又遇風船未能進玄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時栢謙匿  
於沮中揚武將軍栢依匿於華容浦玄故將王稚徽成巴  
陵遣人報振云栢歆已克京邑馮維復克尋陽劉毅諸軍  
竝中路敗退振大喜命益得二百人襲江陵栢謙亦聚眾

應之閏月巳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於行  
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栢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  
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琅邪王德文下牀謂曰  
此豈我兄弟意邪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下馬歛容致序  
而出壬辰振為玄舉哀立喪庭謚曰武悼皇帝癸巳謙等  
帥羣臣奉璽綬於帝曰主上瀟堯禪舜今楚祚不終百姓  
之心復歸於晉矣以琅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為都督  
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謙復為侍中衛將軍加江豫二州  
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振少薄行玄不以子姝齒  
之至是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  
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縱意酒色肆行誅

列以月致長切切等又高到地言不便須子怪



殺謙勸振引兵下戰巴守江陵振素輕謙不從其言劉毅  
至巴陵誅王稚徽何無忌劉道規進攻相謙於馬頭相蔚  
於龍泉皆破之蔚秘之子也無忌欲乘勝直趣江陵道規  
曰兵瀆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相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  
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  
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馮該以兵會之無忌  
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劉裕  
以毅節度諸君免其青州刺史相振以相蔚為雍州刺史  
鎮襄陽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相玄死自白帝進軍至枝  
江聞何無忌等敗於靈溪亦引兵退俄而述季之皆病約  
之詣相振偽降欲謀襲振事泄振殺之約之司馬時延祖

涪陵太守文處茂收其餘眾保涪陵六月毛璩遣將攻漢  
中斬相希璩自領梁州 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  
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相玄兄子亮自稱江  
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復自尋  
陽西上至夏口相振遣鎮東將軍馮該守東岸揚武將軍  
孟山圖據魯山城輔國將軍相僊客守偃月壘眾合萬人  
水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退申流自辰  
至午二城俱潰生擒山圖僊客該走石城 冬十二月  
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  
毅為兖州刺史相振以相放之為益州刺史屯西陵文處  
茂擊破之放之走還江陵 是歲晉民避亂襁負之淮



北者道路相屬

義熙元年春正月南陽太守扶風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  
蔚走江陵己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  
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辛卯宗之擊破  
桓將溫楷于柞溪進屯紀南桓留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  
與宗之戰大破之劉毅等擊破馮該於豫章口桓謙棄城  
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桓振還望見火起知城  
已陷其衆皆潰振逃于澗川乙未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  
軍劉毅戊戌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冲忠於王室特  
宥其孫胤以魯宗之為雍州刺史毛璩為征西將軍都督  
益梁秦涼寧五州諸軍事璩弟瑾為梁秦二州刺史璩為

寧州刺史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城桓謙桓怡桓蔚桓謚  
何澹之溫楷皆犇秦怡弘之弟也 二月丁巳留臺備

還 三月桓振自鄖城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戰

敗犇襄陽振自稱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引  
兵馳赴與振戰於沙橋劉毅遣廣武將軍唐興助之臨陣  
斬振復取江陵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請闕請罪詔令  
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  
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  
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庚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  
王遵為太保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



青二州刺史如故劉毅爲左將軍何無忌爲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爲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魏詠之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裕固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親幸其第裕惶懼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以魏詠之爲荊州刺史代司馬休之初劉毅嘗爲劉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爲江州辭以無功不宜授任先於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劉敬宣不豫建義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

若使君不忘平生正可爲員外常侍耳聞已授郡實爲過優尋復爲江州尤用駭惋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職乃召還爲宣城内史桓玄餘黨桓亮符宏等擁衆寇亂郡縣者以十數劉毅劉道規檀祗等分兵討滅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爲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何無忌爲都督江東五郡軍事會稽內史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城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盧循之亂

晉安帝隆安二年初琅邪人孫泰學妖術於錢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稚薦泰於孝武



奴者有罪沒官為奴以下至九等及皇室同屬去後及夫才孫皆隸為奴戶是謂免奴為客

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秦知晉祚將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為名收合兵眾聚貨鉅億三吳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憂其為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已酉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為秦蠲脫不死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讎三年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受木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曰於道寧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

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凝之妻謝道蘊奕之女也聞寇至舉措自若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吳國內史栢謙臨海太守新泰王崇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冠義興許允之臨海周曹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眾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冲張琨中書郎孔道等皆為恩黨所殺遂冲皆安之弟子也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



人士為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僊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蜂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

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冬十二月謝琰擊斬許允之迎

魏隱還郡進擊丘厓破之與劉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

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

督吳都諸軍事牢之引劉裕為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

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

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

所殺傷甚重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

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

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

既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戊申牢

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



孫恩寇海浦

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瓌吳興太守丘尪餘姚令吳興沈穆夫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既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

四年夏五月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符堅之眾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已卯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為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相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相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拒之冬十一月高雅之與孫恩戰於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者十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眾擊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恩五年春二月丙子孫恩出浹口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



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眾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師吳兵一千請為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執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為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閑暇賊疑之不取逼裕大呼更戰賊懼而退裕乃引歸 夏五月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 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乙

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

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

軍桓謙等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

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

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

與恩俱至丹徒裕眾既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

有鬪志恩帥眾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檐而立裕帥所領

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眾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

猶恃其眾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顯帥兵拒戰頗

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佗謀略唯日禱將侯廟恩來漸近百

姓怙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

漢末陸績子績或說其父曰  
孫權為立廟求朝野福  
又元



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州為恩所執 秋八月詔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邀擊之 冬十一月劉裕追孫恩至滬瀆海鹽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浹口遠竄入海元興元年春三月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僊餘眾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諶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

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

尉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

不已 夏五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栢玄遣撫軍

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循敗走永嘉

二年春正月盧循使司馬徐道覆寇東陽二月辛丑建武

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秋八月劉裕破盧

循於永嘉追至晉安屢破之循浮海南走

三年盧循寇南海攻番禺廣州刺史濮陽吳隱之拒守百

餘日冬十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室俱盡執

吳隱之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聚燒骨為冢葬於

洲上得髑髏二萬餘枚又使徐道覆攻始興執始興相阮



牒之

義熙元年盧循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夏四月  
 壬申以循為廣州刺史徐道覆為始興相循遺劉裕益智  
 粽裕報以續命湯循以前琅邪內史王誕為平南長史誕  
 說循曰誕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為劉鎮軍所厚若得比  
 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仰答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循書  
 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  
 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  
 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

六年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  
 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本件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

王以江州刺史循首致書非我族

元順元年柏玉派王誕於嶺南身戶  
循以廣州刺史之任并沒其府所  
漢獻帝建安四年華歆為豫章太守  
策死荀彧表言歆欲攬權不許

孫泰後元本三子一人孫恩所殺者  
又三子之人在海中故曰懷不負

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為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  
 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  
 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為腹心之疾若裕平  
 齊之後息甲歲餘以重書徵君裕自將也豫章遣諸將帥  
 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  
 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為也君  
 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眾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而無  
 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  
 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  
 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盧陵豫章諸  
 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時克燕之問



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  
 書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燕郡太守封融為勃海太  
 守檀韶為琅邪太守戊申引兵還韶祇之兄也久之劉穆  
 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 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  
 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  
 艦大盛執居上流宜決南塘守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  
 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  
 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之  
 眾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漢子拳捷善鬪未易輕也  
 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君以此  
 眾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徐道覆遇於豫

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  
 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潰無忌  
 厲聲曰取我繻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眾雲集無忌辭  
 色無撓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就  
 劉裕既而知賊未至乃止 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  
 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  
 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  
 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眾咸難之裕  
 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  
 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眾乃太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  
 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充



孫泰以左道惑衆恩信皆歸  
其後也故謂之妖術

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曠各將兵入衛建康藩豫州  
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既瘳將  
行劉裕遺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  
其鋒不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  
任皆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  
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  
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  
湘中諸郡荆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  
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  
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  
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

循起兵於尋陽以討劉毅  
劉裕遣劉道覆討之

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為循所  
虜所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  
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  
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  
乃從之己未大赦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  
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  
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  
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  
旅轉集徐更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悔懼時北師始  
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  
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疆盛



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衆頗信之爲龍驤將軍東海虞丘進廷折昶等以爲不然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入寇旣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執同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疆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

恚其言不行且以爲必敗因請死裕怒曰卿且申一戰死復何晚昶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討衆竝不同唯臣贊裕行計致使疆賊乘間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



西陽志：新蔡地，王民志：新蔡地，王民志：新蔡地。

以萬全為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執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於是眾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丘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脩泊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劉毅經涉蠻晉，僅能自免，從者饑疲死亡，什七八。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留事。毅乞自貶，詔降為後將軍。盧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眾自白石步上。劉裕留參軍沈林子、徐

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吾眾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於南塘。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一。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州南還尋陽。



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使蘭陵蒯思中軍諮議參軍孟懷玉等帥眾追循 八月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帥眾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田子林子之兄也眾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見久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江州刺史庾悅以鄱陽太守虞丘進為前驅屢破盧循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 九月劉毅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冬十月裕帥兗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敬宣

等南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癸巳裕發

建康 徐道覆帥眾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時魯宗之已

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

為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

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以前驅失利遵自外橫

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溢

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眾咸以為疆敵在前唯患眾少不

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率得遊軍之力眾心

乃服 王仲德等聞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民於南陵

崇民戰艦夾屯兩岸十一月劉鍾自行覘賊大霧賊鉤得

其舸鍾因帥左右攻艦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



德共攻崇民崇民走 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  
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天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  
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  
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庚辰盧循徐道覆帥眾數萬  
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悉出輕艦帥眾軍齊力  
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  
風水之執以感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烟炎  
張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方悉方柵斷左里丙  
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所執麾竿折幡沈于  
水眾竝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蹙幡竿亦折今者復然

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單舸走  
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  
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  
走保始興裕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之衷之  
曾孫也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  
太重裕亦親任之

七年春正月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二月  
壬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 三月盧循行收兵至番禺  
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  
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李高象  
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執復振矣夏四月



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  
 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  
 州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  
 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為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  
 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碣破之循餘眾猶  
 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徃徠三千餘人以應循車  
 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  
 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眾艦俱然兵眾大  
 潰循知不免先鳩妻子召妓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多云  
 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乃悉殺諸  
 辭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

知此非本意之頭後錄身及別故  
 開箱及於發火以投敵

等函七首送建康

誰縱之亂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眾三萬順  
 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出外水  
 參軍巴西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  
 口與巴西陽昧謀作亂縱為人和謹蜀人愛之暉昧共逼  
 縱為主縱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逼縱登輿縱又投地  
 叩頭固辭暉縛縱於輿還襲毛瑾於涪城殺之推縱為梁  
 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聞變奔還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  
 討之為縱弟明子所敗死者什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  
 納縱兵殺璩及弟瑗滅其家縱稱成都王以從弟洪為益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七  
四  
州刺史以明子爲巴州刺史屯白帝於是蜀大亂漢中空  
虛氏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于白帝破之

秋九月劉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毛脩之將兵與

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修之至宕渠榮期爲其

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修之退還白帝

三年秋八月毛修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

之修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修之上表言人

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塗已竭所以借

命朝露者庶憑大威誅夷讎逆今屢有可乘之機而陋每

違期不赴臣雖効死寇庭而救援理絕將何以濟劉裕乃

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衆五千伐蜀以劉道規爲征蜀都

督 九月譙縱稱藩于秦

四年夏五月譙縱遣使稱藩於秦又與盧循潛通縱上表

請相謙於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與以問謙謙曰臣之

累世著恩荆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士民必翕然

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

君以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

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

秋七月劉敬宣旣入峽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

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

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譙縱求救於秦秦王與遣平西



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  
 虎去成都五百里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眾拒嶮相持六  
 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  
 敬宣坐免官削封三分之一荆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隆  
 號建威將軍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為中軍  
 將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瀟繩敬宣裕保護之何無忌  
 謂毅曰柰何以私憾傷至公毅乃止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使冊拜譙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  
 加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  
 六年秋八月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  
 縱以栢謙為荊州刺史譙道福為梁州刺史帥眾二萬寇

自以世所創楚國所統義不相立  
 謂之義國

荊州秦王興遣前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  
 下不得建康之間羣盜互起荊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  
 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廣武將軍彭城劉彥之入援建  
 康道濟祗之弟也鎮之至尋陽為苟林所破盧循聞之以  
 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  
 克建康栢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  
 林屯江津二寇交通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  
 告之曰栢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  
 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  
 閉眾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眾數千自襄  
 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



道規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  
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何人動靜若來攻  
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  
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  
沈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  
守何為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  
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謙等大敗謙單舸  
奔苟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滙口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  
軍臨淮劉遵帥眾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  
言城內虛實欲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於  
是大安 九月劉遵斬苟林於巴陵 冬十一月癸

丑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時延

八年冬十一月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

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眾皆以為齡石

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為益州刺史

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思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

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

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

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

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

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

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

巴江別對水名別涪水  
左別外水



北金... 卷一  
五十一  
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脩之固請行  
裕恐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  
自固不許

以毛塚之家為蜀人所滅也

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  
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  
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衆兵鎮涪  
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  
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  
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  
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  
楊警言大眾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

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  
戰也因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  
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  
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  
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  
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  
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  
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  
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  
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  
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



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  
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祗取辱焉等死死於  
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白活引兵入  
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  
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  
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  
衆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  
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  
中巴民杜璋執送之斬於軍門齡石徒馬耽於越鴟耽謂  
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盟洗而  
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

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

呂光據姑臧

晉武帝太元七年秋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寔慕善王休密  
馱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  
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節都督  
西域征討諸軍事與凌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將軍  
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光略陽羌酋  
姿樓之子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  
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  
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八年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馱車師前部



王彌真爲鄉導 冬十二月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

九年秋七月龜茲王帛純窘急重賄獯胡以求救獯胡王遣其弟訥龍侯將虓帥騎二十餘萬并引温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秦呂光與戰于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爲龜茲王 八月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爲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

十年春三月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將軍但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衆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餘匹而還 秋九

月呂光白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昶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爲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厄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犍爲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



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元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崇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豈若奉為盟主以收眾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更兼毛興達揚州刺史王統揚揚州刺史啓揚州刺史四州之眾掃兇逆寧帝室此拒文之舉也後魏又弗聽殺洛于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系後魏庶文雅有餘機鑿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王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胤為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眾五萬拒光于酒泉敦

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青廳無赴難之志而遏歸國之眾遣彭晃杜進姜飛為前鋒與胤戰於安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為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索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為附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豈肯如逆氏彭濟之所為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泮及皓主簿尉祐姦佞傾險與彭濟同執梁熙光寵信之祐請



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光以祐為金城太守祐至允吾襲據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十一年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依秃髮思復鞬思復鞬送於魏安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為主攻呂光曷松郡拔之執太守王世强光使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兵敗大豫進逼姑臧王穆諫曰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礪兵積粟然後東向與之爭不及期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為長史傅檄郡縣使穆說諭領西諸郡建康太守李暕祁連都尉嚴純皆起兵應之有眾三萬保據楊塢

夏四月張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無王穆及秃髮思復鞬子奚于帥眾三萬屯于城南呂光山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秋九月呂光得秦王堅凶問舉軍縞素諡曰文昭皇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太安十一月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城十二月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

十二年秋七月呂光將彭晃徐晃攻張大豫于臨洮破之大豫奔廣武王穆犇建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送姑臧斬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冬十二月呂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河湟太守強禧以叛張掖



太守彭晃亦叛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請將皆曰今康寧在南伺釁而動若晃穆未誅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寧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瑀歎曰今民將左衽吾忍不救之邪乃與同郡索嘏起兵應穆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為敦煌太守既而穆聽讒言引兵攻瑀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呂光聞之曰二虜

相攻此成擒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穆引兵東還未至衆潰穆單騎走驛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

十三年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為武威太守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為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崇曰明公用灋大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彊商鞅嚴刑而秦興崇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乃慕起鞅之為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十四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  
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光立石氏為妃  
紹為世子

十九年秋七月三河王光以子覆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  
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大赦  
改元龍飛備置百官以世子紹為太子封子弟為公侯者  
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  
人為尚書

乞伏據金城

晉成帝咸和四年 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于苑川侵  
并鄰部士馬彊盛及趙亡述延懼遷于麥田述延卒子倂  
大寒立倂大寒卒子司繁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 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  
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潛襲度堅  
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眾聞妻子已降秦不戰  
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為南單于留  
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眾

武帝寧康元年鮮卑勃寒寇剽隴右秦玉堅使乞伏司繁  
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太元元年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八年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為前將軍領先鋒騎



會國仁叔父步頽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符氏疲民逞兵殄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

十年秋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以乙旃重渥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

十一年春正月南安祕宜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宜奔還南安 秋七月祕宜與莫侯梯眷帥其衆三萬餘人降于乞伏國仁國仁拜

東秦州刺史梯眷梁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秦主登以乞伏國仁爲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 夏六月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于六泉秋七月與沒奕于金廐戰于渴渾川沒奕于金廐大敗三部皆降

十三年夏四月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獲其子詰歸 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諡曰宣烈廟號

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弟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元太初 秋七月河南王乾

歸立其妻邊氏爲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梁州刺史梯眷爲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爲左長



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爲右長史武始翟勅爲左司馬略陽王松壽爲主簿從弟軻彈爲梁州牧弟益州爲秦州牧屈眷爲河州牧 九月河南王遷都金城

十四年春正月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 夏五月金城王乾歸擊侯年部大破之於是

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 冬十一月抱罕羌彭奚念

附於乾歸以奚念爲北河州刺史

十五年冬十二月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

十六年春正月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降乾歸以

宗女妻之

十八年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爲太子熾磐勇略明決

過於其父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爲左丞相河

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 夏六月秦主登遣

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 冬十月秦主崇爲梁

王乾歸所逐犇隴西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

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大

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

地十一月梁王乾歸自稱秦王大赦

二十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

史邊芮爲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

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邊芮等領府佐如故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遷于西城

二十一年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于秦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犇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于長最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衆二萬救之素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于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給延云乾歸衆潰犇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延不從進與乾

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救散卒還也枹罕光亦引兵

還姑臧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

爲鎮南將軍以鎮西將軍屋弘被光爲河州牧定州刺史

翟瑤爲興晉太守鎮枹罕

二年西秦丞相出連乞都卒冬十月以金城太守辛靜爲

右丞相

四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 夏五月秦征西

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入自南安峽西秦

王乾歸帥諸將拒之軍于隴西 秋七月西秦王乾歸

使武衛將軍慕元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興潛引兵

救之乾歸聞之使慕元帥中軍二萬屯枹楊鎮軍將軍羅



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乾歸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為追騎所逼入於外軍且望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眾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趨罕乾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一紀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眾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棄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灑引數百騎奔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黃武公儼擅迎之宣於晉興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秃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

自尊今執窮歸命非其誠款若逃歸姚氏必為國患不如徙置之弗之間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窺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既退高亮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吾父子居此必不為利鹿孤所容今姚氏之疆吾將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為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乃送熾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 冬十一月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父之乞



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武公偁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五年春二月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衆配之 夏四月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為僚佐偏裨

元興元年夏四月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南涼王偁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於秦秦主興以熾磐為其曹太守

義熙二年十一月乞伏乾歸入朝于秦 三年春正月秦王興以乞伏乾歸凌疆難制留為主客尚

書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 四年乞伏熾磐以秦政寢衰且畏秦之攻襲冬十月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于嶮岷山而據之 冬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為奚念所敗而還

五年春二月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垂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原熾磐克枹罕遣人告乾歸

乾歸逃還苑川 夏四月乞伏乾歸如枹罕留世子熾磐鎮之收其衆得二萬徙都度堅山 秋七月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

冬十月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為王后世子熾磐為大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七 六十三



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屋引破光為河  
州刺史鎮枹罕以南安焦遺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太謀  
六年春三月西秦三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 秋七月乙  
丑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其衆二萬五千  
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徙都苑川 九月西秦王乾歸攻  
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  
及枹罕

七年春正月秦王興以太常索綝招撫西秦西秦王乾歸  
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  
領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從西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  
太子熾磐為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旦公 二月河南王

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于度堅城以子敕教為秦興太守以  
鎮之 夏四月河南王乾歸徙羌白豈等部衆于疊蘭城  
以兄子阿柴為興國太守以鎮之五月復以子木奕干為  
武威太守鎮嶸嶺城 秋八月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  
太守姚龍於相陽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暕  
於水洛城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遣乞伏審虔討  
衆二萬城譚郊 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枹罕乾歸討  
之不克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利髮南走追斬之  
以乞伏審虔為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 二月乾歸徙  
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



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奕于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為鎮京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 秋七月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豐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嶮岷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輟之於譚郊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彝乾歸於枹罕謚曰武元王廟號高祖 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程勅為相國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為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等官

十年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

秃髮據廣武

晉安帝興寧三年冬十月鮮卑秃髮推斤卒年一百一十于思復鞬代統其眾推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孫也

武帝太元十九年 初秃髮思復鞬卒子烏孤立烏孤雄

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隨謀取涼州紛隨曰公必欲得涼州

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然後可也烏孤從之三河

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烏孤與

其羣下謀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馬眾多何為獨人石真

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邪石真若留曰吾本根未固

小大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農



而勤茂不克矣烏孤乃受之

二十年秋七月禿髮烏孤擊之弗折拙等諸部皆破降之  
築廉川堡而都之廣武趙振少好奇略聞烏孤在廉川棄  
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喜濟矣拜左司馬三河王  
光封烏孤為廣武郡公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遣使拜禿髮烏孤為征南  
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  
甥暴虐遠近愁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春  
當為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  
軍于西平王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涼

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戰于街亭涼兵大敗

涼散騎

常侍太常西平鄭麇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熒惑守

東井麇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

子闇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

要彼常切齒將為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彊二死之

人多其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為主三死之衆盡

我有也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麇夜以三死之衆燒

洪範門使詳為內應事泄詳被誅麇遂據東苑以叛民間

皆言聖人起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涼王光召太原公

纂使討麇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栢曰鄭麇舉事必不虛

發吾欲殺纂推兄為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



載一時也栢怒曰吾為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為弘演矣統至番禾遂叛歸磨弘篡之弟也篡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磨大破之磨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恚悉投於鋒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眾眾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與磨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略陽民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篡擊破磨將王斐于城西磨兵勢漸衰遣使請救于秃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

二年春正月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為西平相帥步騎二萬

北赴郭磨秃髮烏孤遣其弟車騎將軍傅檀帥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于城北 夏四月涼太原公篡將兵擊

楊軌郭磨救之篡敗還 六月楊軌自恃其眾欲與涼

王光決戰郭磨母以天道抑止之原常山公弘鎮張掖段

崇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篡將兵迎之楊

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召

與秃髮利鹿孤共邀擊篡篡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磨

性褊急殘忍不為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

歸以為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弘引兵棄張掖東走 秋

九月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眾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秃

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



於西平王烏孤軌尋為羌西梁饒所敗西奔僊海襲乙弗  
 鮮果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  
 等不速救使為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  
 饒無經遠大略可一戰禽也饒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  
 執太守郭倖而代之拒饒遣子為質於烏孤烏孤欲救  
 之羣臣憚饒兵彊多以為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  
 氏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無幾可取大王若  
 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  
 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  
 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饒若得西平保據  
 孔河西平不可復制饒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饒大

破之饒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饒單騎奔洸河俘斬

數萬以田玄明為西平內使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

稠洸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

孤冬十一月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王

烏孤十二月西平王秃髮烏孤更稱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

孤鎮安夷廣武公僂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

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豐

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

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

氏乞伏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

最彊乞伏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



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  
 攻之不義呂光衰老嗣子微弱寡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  
 若使浩豐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  
 民困則姑臧多所都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  
 曰善 夏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召車  
 騎大將軍倭檀入錄府國事 秋八月武威王禿髮烏  
 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謚  
 烏孤曰武王朝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四年春正月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夏五月楊  
 軌田玄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  
 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

軍鋤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  
 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  
 號誠順民心然建都吾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啓敵人心  
 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  
 射隣國弱則乘之疆則避之此又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  
 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  
 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倭檀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  
 牧錄尚書事 夏六月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  
 失西曹從事史嵩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  
 寧為先唯以徙民為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  
 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元興元年春三月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儁檀初禿髮思復健愛重儁檀謂諸子曰儁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儁檀利鹿孤卒儁檀襲位拜稱涼王改元弘昌遷于樂都諡利鹿孤曰康王是歲秦王興遣使以禿髮儁檀為車騎將軍廣武公二年春二月南京王儁檀畏秦之疆乃去年號罷遣書丞亦言遣參軍關尚使于秦秦主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與兵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善之儁檀求領領興不許

義熙二年夏六月禿髮儁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周守儁檀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主興以為忠以儁檀為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不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嘗膽披共守孤城仰時陛下聖德俯仗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奈何乃以臣等猶也煩馬三千匹羊三萬口賤人貴畜無乃不可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



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盱食之憂與悔之使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僭檀會僭檀已帥步騎三萬軍于五澗普先以狀告之僭檀遽逼遣王尚尚出自清陽門僭檀入自涼風門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僭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二千餘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僭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如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後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僭檀嘉納之王尚至長安與以為尚書僭檀燕羣僚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詵曰昔張文王始為此堂於今百年十

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僭檀善之

秋八

月禿髮僭檀以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樂都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冬十一月禿髮僭檀送于姑臧

三年秋七月禿髮僭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斬其使送長安九月禿髮僭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十一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擊僭檀于支陽殺傷萬餘人而還僭檀帥眾追之勃勃逆擊於武陽下大破之殺傷萬計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彌樓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以禿髮僭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



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僂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輿曰：「涼州雖弊，僂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與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况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執變，返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僂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僂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輿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欽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僂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僂檀恃其險遠，故敢

遠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高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輿遣僂檀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僂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帥聲言討勃勃，僂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為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漠口，昌松太守蘓霸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霸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僂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為內應，事泄，僂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疆寇在外，而姦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悉坑之。」



何以懲後僭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  
欽成縱兵鈔掠僭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  
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僭檀攻  
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為諸  
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  
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僭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  
斬之顯乃委罪欽成遣使謝僭檀慰撫河外引兵還僭檀  
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 冬十一月禿髮僭檀復稱涼  
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丑夫人折掘氏為皇后世子武  
臺為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龜右長史郭倅為尚書左  
右僕射昌松侯俱延為大將軍

蒙遜據張掖

晉安帝隆安元年 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  
王之後也世為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為尚書從光伐西秦  
及呂延敗死羅仇第三河太守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孝  
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具  
容與其死之無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若藿奮臂一呼涼  
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  
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  
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略涉獵書史以羅  
仇麴粥之喪歸葬諸部多其族姻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  
哭謂眾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幸吾之上世虎視河西



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耻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咸稱萬歲  
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部拔之屯據金山 夏五月涼  
王光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蒙遜於葱谷破之蒙遜逃  
入山中蒙遜從兄男成爲涼將軍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  
千屯樂涇酒泉太守壘澄討男成兵敗澄死男成進攻建  
康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殺無  
常人無容處一州之地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  
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  
之國男成等旣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  
蒙來賴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遠  
史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涼侍中房昶僕射王詳  
不平懼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  
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以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  
國之任蒙遜帥衆歸業業以蒙遜爲鎮西將軍光命太原  
公纂將兵討業不克

二年夏四月段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太守呂純以歸  
純光之弟子也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趙郡孟敏  
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爲臨池侯以德爲酒泉太守敏爲  
沙州刺史 六月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  
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弘引兵棄張掖  
東走段業徙治張掖將追擊弘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  
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以免



業城安西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為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莫孩尋為呂纂所破

三年春二月段業即涼王位改元天璽以沮渠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庸為右丞

五年夏四月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蒙遜亦深自悔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權素豪雋為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墜斷之才非撥亂之主邠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是未本孫客為吾家所

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為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明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以取假日為亂若求祭蘭明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眾不從故約臣祭山而返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眾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為報仇乎且始兵共立段王欲以安眾耳今州土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眾心眾皆憤泣爭奮比至氏池眾逾一萬鎮軍將軍臧莫孩帥



所部降之。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壁侯塢。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囚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塢，帥騎五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不然，一已為君家所推，願旬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充信卜筮巫覡。故至於敗。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傑帥戶五百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傑，右子之子也。夏六月，梁中庸等共推

沮渠蒙遜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兄伏奴為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挈為建忠將軍都谷侯。昂為西郡太守，臧莫孩為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騰謝正禮為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秋九月，沮渠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

叛降於西涼。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忠將軍挈牧府長史張潛見秦隴西公碩德於姑臧，請帥其眾東遷。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挈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挈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為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為然。」蒙遜遣子奚念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小可遣。」



挈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誠欵而聖旨未昭復徵弟挈臣竊以為苟有誠信則子不為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為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張松侯俱延興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至萬歲臨松執蒙遜從弟鄴善荀子虜其民六千餘戶蒙遜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挈為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元興元年秦王興遣使拜沮渠蒙遜為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

二年秋八月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蒙遜問曰禿髮儁檀為公而身為侯何也構曰儁檀凶狡欵誠未著故朝廷以

重爵虛名羈縻之將<sup>神功</sup>忠貫白日當入替帝室豈可以不

信相待也聖朝爵必<sup>稱</sup>公如尹<sup>繡</sup>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

洛一時猛將爵皆不過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殷

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封張掖而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命

義熙八年冬十月沮渠蒙遜遷于姑臧 十一月沮渠

蒙遜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玄始置百官如涼王光為三

河西王故事 河西王蒙遜奉表稱藩拜涼州刺

史



秦滅後涼

晉安帝隆安三年冬十二月涼王光疾甚立太子紹為天  
 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為大尉常山公弘為司徒  
 謂紹曰今國家多難次發三隣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  
 管朝政汝恭已無為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  
 蕭牆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  
 無有常偶居元首君之元首今外有疆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睦則  
 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弘泣曰不敢又  
 執纂手戒之曰汝性麤暴深為五屬善輔永業勿聽讒言  
 是日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  
 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陛下下國之家嫡臣敢

廣安門北門也

奸之紹固讓纂不許驃騎將軍曰超謂紹曰纂為將積年  
 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  
 先帝言猶在耳奈何葉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  
 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  
 復言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日纂請收之紹弗許  
 超光弟寶之子也弘密遣尚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未  
 堪多難兄威恩素著宜為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  
 夜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帥東苑之眾奔洪範  
 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眾曰太原公  
 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  
 為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



漢光武皇帝所起自滎陽而世統  
聖躬在漢而先以名啟

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兵拒戰於端門呂超帥  
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  
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奔廣武纂憚弘兵彊以位讓弘  
弘曰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  
而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纂乃使  
弘出告衆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  
誰敢違者纂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咸寧謚光曰懿武皇  
帝廟號太祖謚紹曰隱王以弘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  
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  
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  
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

纂嘗其忠善遇之纂校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  
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  
賴其用以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  
位

四年春三月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  
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弘衆潰  
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在中  
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  
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陵甫訖大司馬稱兵京  
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  
當省已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兵大掠囚辱士女釁自弘



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歔流涕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子賞於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其寬汝何為至此乃執弘送獄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纂立妃楊氏為后以后父相為尚書左僕射涼都尹

五年涼王纂嗜酒好獵太常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弘先業而沈湎遊畋不以國家為事臣竊危之纂遜辭謝之然猶不悛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其弟乞珍訴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懼至姑臧

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相以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惕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起超思盤及羣臣同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數勸纂酒纂醉乘步輓車將超策游禁中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劍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利纂洞胸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人取纂首楊氏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淫暴虐番禾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故父巴西公佗弟隴西公緯



皆在北城或說緯曰超為逆亂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栢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兵欲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自為禍首乎佗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弟貌有寵於緯說緯曰為賊殺兄弟殺兄弟隆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未復何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有中下降遂即天王位太赦改元神鼎尊母為太后妻楊氏為后以超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

定公謚纂曰靈帝篡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為超又問王璽所在楊氏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栢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栢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謂其其可再乎遂自殺謚曰穆后栢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為左司馬夏五月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勗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葉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為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帥步騎大萬伐涼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 秋七



月秦隴西公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逆戰碩德大破之生擒邈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眾二萬五千降於秦西涼公嵩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儁檀與論兵略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儁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為人患儁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

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本忽因焦即華純之眾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疆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執益盛沮渠蒙遜李嵩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為國家之太敵矣碩德乃表紀為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秦王興聞楊禰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 閏月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為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為卑辭以退敵



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  
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窮困終將何如  
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爲鎮西大將軍  
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竄楊穎等  
五十餘家入質于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  
禮名士西土悅之 冬十二月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  
焦叻叻遣其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  
孤遣車騎將軍僂檀赴之比至超已退叻閉門拒之僂檀  
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叻孤  
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  
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隣敵非計也不如

以善言諭之僂檀乃與叻連和遂曜兵姑臧壁于胡阬僂  
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  
帥精兵二千斫僂檀營僂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  
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  
僂與降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僂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  
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江將  
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僂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  
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  
百救之安國等憚僂檀之彊遁還

元興元年春正月禿髮僂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其  
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主君明公大軍甫至



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僭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禘為左司馬禘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禘為人守成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僭檀義而歸之 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饑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為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眾心盡阬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引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僭檀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僭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家民五百餘戶而還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

孤曰焦勛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為反復今不取後必為朝廷憂利鹿孤遣僭檀討之勛面縛出降僭檀送于西平徙其民於樂都 冬十月南涼王僭檀攻呂隆於姑臧

三年秋七月南涼王僭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秦王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治河外今雖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遣使徵呂超入侍隆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因超請迎于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鎮西將軍姚詒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南涼王僭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



避之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乎道旁隆勸難擊沮渠蒙遜蒙遜使臧莫孩拒之敗其前軍難力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挈入貢于秦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為倉松太守郭將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屬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超為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叙初郭麐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誡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麐從乞伏乾歸降秦以為臧秦者晉也遂來犇秦人追得殺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七



